

遠有章 著

河 望 之 雲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 1991 年 11 月摄于河滩寨寓所

目 录

上篇 世 代 泪

第一章	寒夜长梦·····	(1)
第二章	逃难·····	(21)
第三章	药·····	(31)
第四章	天火·····	(39)

中篇 复 仇 血

第一章	一片补钉·····	(48)
第二章	虎儿之死·····	(58)
第三章	爱的火花·····	(65)
第四章	上学·····	(74)
第五章	校园里·····	(82)
第六章	屠夫自白·····	(90)
第七章	“德兴海”·····	(106)
第八章	流浪者·····	(116)
第九章	血与火·····	(124)
第十章	走吧——兄弟·····	(132)
第十一章	做工的人们·····	(144)
第十二章	冰·····	(157)
第十三章	泪别·····	(171)

第十四章	天哪！	(184)
第十五章	享堂军营	(196)
第十六章	灵与肉	(207)
第十七章	甚嚣尘上	(232)
第十八章	义愤填膺	(238)

下篇 春 雷 颂

第一章	同志	(249)
第二章	挺进大西北	(265)
第三章	智擒“尖头蛇”	(285)
第四章	血战皋兰山	(298)
第五章	故乡啊，我们回来了	(318)
第六章	难忘的时刻	(329)
第七章	没有说完的故事	(340)
第八章	尼姑庵的秘密	(350)
第九章	曲折的斗争	(362)
第十章	一股暖流	(378)
第十一章	啊，青海	(391)

上篇 世代泪

第一章 寒夜长梦

(一)

民国初年，寒冬。

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划破长空，划破一团团一簇簇的浓云，这浓云黑沉沉的，如座座大山，从遥远莫测的山莽中滚滚而来，像要压倒这高原的万籁。生的、死的、动的、静的、硕大的、微小的，都罩上了一层阴暗的灰蒙蒙的影子，不曾散去。

天似乎没有晴过，总是那样冰冷凄凉。山峰险拔，峭峻，像压不垮。吹不烂的强壮的汉子，在这百里大川的南北两侧耸立着。那千仞万仞支撑起来的群峰，高昂着，插入沉沉的乌云里，任长啸的狂风在头上掠过。

莽莽苍苍的群山在这儿合了两臂，似乎要钳住那滚滚的流水。从千里之外的西海群峰发源的湟水（1），流过草滩，穿过群山，跨过山庄田野，一泻而下。就在这儿，受到了山的巨臂的扼阻，顺着山根划了一个大弧线，绕了半个圈子，冲开了山莽的缺口，流进了这道湟川。

峡谷深邃而幽长，湟水不堪那寒天凉气，在冰雪覆盖的底层流淌，似呼号、似呜咽、似哭泣、似悲诉，日以继夜，夜以继日，艰难地流淌着。

村庄、田野、河岸上的灌木林，庄廓周围的零散的杨柳树，在寒冬中哆嗦着。任年年如此的大狂风摆布欺凌，任这长峡中穿过来的寒气侵袭。

山坡，旷野里一株株苍老的劲松和密密麻麻的幼松，在寒风中挺拔耸立。

这庄子不大，五十来户人家，靠湟水北岸散居着。一条大板车能通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将一庄人的庄廓屋舍隔成南北两块。不知他们的老祖辈何朝何代迁来。有说是从南京竹子巷被明朝皇帝充罚来的；也有说是从山西太原征西屯兵留下的。总之，是依山傍水，逐水草而憩。湟水冲开两边的峡谷向南一绕，腾出了河北一大块肥沃的田野，供人们繁衍生息。

凡是路过这地方的人，都说它好。你看，平展展的田野，黑麻土，捏上去松软酥散。麦子、豆儿、山药蛋、糜子、谷子，凡青海能种的庄稼，哪一样不长个沉甸甸的，瓷实实的？然而，人们孽障，人们惆怅。大人们穿着毡袄褐褂⁽²⁾，裹着山羊皮皮褂⁽³⁾，尕娃⁽⁴⁾们裹个长毡衣筒筒，腰里系一节毛绳，净尻子⁽⁵⁾冻得起麻浮⁽⁶⁾疙瘩。要说好嘛也只是一两户人家，穷人们说：“好地方不养人哪！”

庄子虽不大，姓氏可不少，杂姓人家多。李家人根底厚，大约得势两辈子了，但毕竟人丁不旺。那先前居住的陆家、赵家，相传在同治、道光年间战火频起，慢慢败落了。先前也有几十户人家，祖祖辈辈居住这里，在兵荒马乱中失散的失散了，断了根的断了根，又加上连年的天灾人祸，逃荒出走的，被瘟疫疾病折磨死的，整户整户续不上弦了，也就剩下这么多了。李庄在这数百里湟川，如一叶小舟，在寒冷中飘零着，只有那几户李姓人家，在吃香喝辣，人们说：那全凭了穷人的汗水。

夜，漫长的沉沉的冬夜，西北风整整刮了一天，在远处的峡谷山尖上，近处的树梢上、屋角上打着哨子。村庄里的狗吠声，时远时近，时疏时密，传遍空旷的田野。

靠着北山角落，有一户人家，住一孔窑洞，一线青油灯光放出微弱的光亮。不知是夜太黑，还是人们对亮光的敏锐，一点点粗香头大的棉芯灯光，使人感到相互间温暖，对未来生活的执着追求。

门是散头（7）单扇的。窗子是一尺见方的“霸王窗”。堂屋和东间为一室。东间是锅头，柴禾堆了一地；西间用一块破毛口袋做了门帘，阻挡寒气的侵入。炕沿上放一个“饭桌”，是个量粮食的大升子，反扣着权当饭桌，青油灯放在上面。沙毡（8）烂得补了又补，上面是一条破棉毡（9），还有条粗毛蓝布做的被子。

一位二十几岁的年青女子，用破被子盖着腿和脚，手里纳着鞋底。从她那憔悴的脸上，显露出生活的艰难所带来的忧愁与哀酸。一绺发髻在她的头上绾着，圆圆的脸，明亮而温柔的眼睛，使她那样秀丽、纯朴、善良。男人蹲在炕旮旯（10）里，“叭哒、叭哒”抽羊脚巴（11）旱烟。

这就是李庄当庄头的穷人杨洪的家。

这一夜是腊月二十三，两口子早早给灶神爷上了香，化了表（12），打发灶家娘娘上天了，在油灯下默默地坐着，不时叹一声气。

“有钱人过年，穷人过难。越到年根越难挨啊！”杨洪自言自语地，打破了沉闷。

炕沿头上坐着张二爷，送罢了灶神转到杨家来的。他深深地吸了两口旱烟，将羊脚巴烟锅在炕沿上狠狠敲着，接住话茬说：

“好年成没有好日子过，天下穷人都是一样。我活了几十岁，过年没有穿过一条新裤子。前年过年，没有白面蒸馒头，就用杂面捏了几个面蛋，献给财神爷跟前，穷人家里的财神爷，也要受一点孽障嘞！”张二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啊，张二爷！想起过去，我杨洪过的日子你还不知道吗？正是年年盼着年年富，年年穿的是没裆裤。”（13）

杨洪和张二爷喧着，从“霸王窗”（14）里吹进的寒风不时地将灯火吹得晃动。三个人影在土墙上时暗时显。往事也在各自的脑海里翻腾起来。杨洪一个劲儿地抽着旱烟，不时地用手抚摸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儿子杨虎，想：“这孩子和我一样，也要受一辈子苦吗？”张二爷告辞回家去了。杨洪也顺势在炕上躺着，像以往过去的无数夜晚一样，他想起了自己幸酸的过去，那一幕幕往事，就像恶梦一样，在脑海中浮现，正是骆驼吃青盐——咸苦在心里。

（二）

二十多年以前，那时杨洪才六岁，他家住在湟水北边山沟里的杨庄。父亲是一个忠厚的农民，终年劳动，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官兵，还有两个衙门人，他们声言：要找几个乌拉（15）到大通去挖煤。

挖煤，这是埋了没有死的人干的活儿，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

村里一家姓李的有钱人家，外号叫“要命娃”的，包揽了这份美差，他说：“这些穷杂种，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抓！就是个好办法。”于是他领着官兵们像索命鬼一样，挨门抓人。

哭声，皮鞭声，叫骂声混在一起。村子里闹得鸡犬不宁。

他们不但抓了几十名男人，还抓了三个姑娘。

“李老爷，请你开开恩吧！我七十岁了，只有一个孙子。”

“李老爷，我走了，一家人就要等着饿死，求求你吧！”

“李老爷，抓了男人去挖煤，抓了女人也去挖煤？”

“‘要命娃’，你做一点好事好不好？”

村子里的人有恳求的，也有责问的，也有指骂的，人越来越多了。

那几个官兵手提老单拐枪⁽¹⁶⁾对准乡亲们。

“要命娃”说：“乡亲们，静一些，不要触恼了长官，如果长官怒了，大家没有好吃的果子。哈哈，大家到大通挖煤，也是干活，还要挣钱，至于几个女人么，哈哈，当然不是叫她们去挖煤，可是……”

“要命娃”瞟了“长官”们一眼，嬉皮笑脸地说：“女人另有用处，哈哈，少不得也要给几个钱。”

老人、小孩、父母、妻子，几次想冲进“要命娃”的院子里，拉走自己的亲人，可是遇到的却是棍棒与皮鞭。就这样，杨洪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拉走了。人们计日累月的劳动着，杨庄的土地不知翻了多少遍，可是杨庄人们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村里有个名叫芦三的老人，他在“要命娃”家当了卅年长工，四十岁上才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孩起名兰兰。老两口省吃俭用，抚育着自己心爱的女儿，自从杨洪的父亲被抓走以后，芦三经常到杨家来，照顾着他们母子二人。

“杨嫂，这一碗面，你和孩子吃吧，我知道你娘儿俩这几天尽吃些野菜。”这是常有的事。这一年青黄不接⁽¹⁷⁾时芦三又到杨家来，顺手把拿来的面放在桌子上。

母亲没有说话，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了。

“这年头就是这样，木匠住的顶顶房⁽¹⁸⁾，毡匠家里溜

净炕⁽¹⁹⁾，种地人家没吃粮，孽障呵！”芦三一面说着，一面抱起了杨洪。

杨洪坐在芦三的怀里，两手抓住了芦三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数着，数到二十几根，就数不清了。

“尢洪儿，你再吃二年干粮，就会数了。”

“芦大大⁽²⁰⁾，我家没面吃干粮，吃些菜汤我也可以长大。”

“真是穷人家的孩子知事的早。他和兰兰一样，说起话来，真叫人心疼又难受。”芦三说着咳嗽了两声。

“洪儿下来，你看你大大累了。……”

妈妈话没说完，小洪就跳了下来。

(三)

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杨大娘和小洪还没有睡觉，她想念着自己的丈夫，仿佛丈夫就在大雨里背着煤，挣扎着，一不小心栽了一个筋头。

“啊，洪儿！”

“妈，您怎么了？”

“没有什么。”她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看出悲哀。

“咚咚咚”的叩门声，打断了杨大娘的思路。

“这样的黑夜，下着大雨，谁在叩门呢？是不是他爹回来了！”杨大娘轻快地去开门。进来的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个身材瘦长，衣服褴褛，眼窝凹深，驼着背的男人。杨大娘一时认不清这是谁，但她很镇静，因为从她的生活体验中知道，像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坏人。等到对方说明是张寿时，杨大娘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了再看，她怎么能相信和自己的丈夫一块抓去的年青小伙子，竟变成这个样子

了！

“我是跑回来的！”张寿说着，表现出还有些紧张的样子。

“再的人呢？”杨大娘急不可待地问着张寿。

张寿充分理解这问话的意思。自己既然来了，不能不告诉她，他说：“其他的人，死的死了，病的病了。杨大哥两年前得了一场大病，发高烧，那时，我们在一块儿，他很想念你和尕洪儿，他在睡梦里，常叫洪儿的名字。”

张寿的声调慢慢高起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魔鬼，人病了，连个先生⁽²¹⁾也不请，就在井底躺着，还说死的人命该如此。我给杨大哥端开水，他们还打我。杨大哥临终时，给了我一件东西，嘴里不住地叫着‘洪儿’……”张寿的话还未说完，杨大娘“啊呀！”一声昏过去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小洪一面哭着，一面使劲摇动着妈妈的身躯。……

雨刚下罢，山头上又升起一朵朵的黑云，整个村庄沉浸在死一般地寂寞之中。道路泥泞，杨大娘披头散发，满面血泪，她在泥水里挣扎着。有几个妇女扶着她。

“杨大娘疯了！”孩子们互相传说着，远远地窥视。

杨大娘哭着，骂着，她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我要到阴曹地府里去告状……”

“还我丈夫来！……”

“天哪，你为什么没有眼睛！”

村子里天天有哭声，夜夜有哭声。人死了连尸骨没有搬回，儿子写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女人写了自己丈夫的生年，请阴阳收魂念经。小洪父亲的丧事由芦三办理。

人们的哭声没有使有钱人动心。“要命娃”拿着文明棍，慢慢走着。这两天办丧事的人多，借钱、借粮的人就多，他高

兴得笑了。他也听到杨家那婆子疯了，他想看看这疯婆子的形态。杀人他看过，马戏团的小丑他见过，只是人疯了是个什么样子，他没有见过。

“老爷，请你提防一点，那婆子厉害！”跟着“要命娃”的二拿事，讨好着自己的主人。“疯子她能把我怎么样？”

“是！是！”奴才又点头又哈腰。

杨大娘一见来了“要命娃”，她利索⁽²²⁾地脱下了自己的鞋子，“要命娃”没有来得及躲避，被她打了个满脸花。

“要命娃”想还手，村民们你推我搡地把他架开了。

“‘要命娃’，你害死了我的丈夫，你害死了村里的人，你……你把工钱全部拿上了。我没有疯，我知道谁是仇人。……你们家里有佛爷，可是你左手敲木鱼，右手要人命，你……”杨大娘骂着晕了过去。

“要命娃”想打她，可是下不上手，于是他指着骂：“杂种婆娘，走着瞧吧！”瞪着眼走开了。

杨大娘狂笑，痛哭，她打碎了庙里的菩萨，她拔去了黑龙王的胡子。

湟水向东流去，波涛汹涌，它抚育着河两岸的人们，可是它淌不走穷人们的苦难，它淌不走压在人们头上的磨扇。

杨大娘坐在河边，她哭诉着：“水呀，你怎么不淹死阳世上所有的坏人呢？”

她摸着身边的一株小树，问：“小树，你为什么要生长？好房子全给有钱人住了，穷人还是住着土窑洞。”

秋风呼呼，落叶漂在水上，顺流而下。远处有几只水鸭子在拍着翅膀。夜慢慢降临了。

杨大娘一步一步向河深处走去，水淹到了她的胸脯，她回过头来望着自己的村庄。

“杨庄……洪儿……以后你再也见不到你的妈了，洪儿……你……替妈……报仇。”

(四)

这一年小洪刚十岁就失去了母亲。他住在芦三家里，每天和兰兰上山拾柴，挖野菜。太阳落山了，一朵朵的云彩，被霞光照射着。

小洪与兰兰坐在山岗上，望着西边的群山。母亲死后，小洪只觉得兰兰一家是自己唯一的慰藉。不知是谁唱起了山歌，在诉说痛苦，通过歌词讽刺与揭露着社会的黑暗，盼望着明天能过好日子：

天没有日月地没有水，
万花木长得难心⁽²³⁾。
头没有帽子脚没有鞋，
穷苦人活里么难心。
哎哟穷苦人，活里么难心。
有钱人吃成蜘蛛了，
爪爪也顾不上了。
穷人刮成骨头了，
有骨者没有肉了。
哎哟……

一阵阵的歌声，一阵阵的悲诉。

小洪和兰兰虽小，也能领略山歌里的悲伤与哀愁。他们和大人们一样痛恨这样的社会，痛恨那些吃人的豺狼。

打一把钢刀清水里沾，
要杀个吃人的狼哩。
剥它的皮子绷鼓哩，

聚黄狗吃它的肉哩。

哎哟……

小洪十三岁了，兰兰十二岁，他俩说起话来都有点大人气了。有一天在田地里拔草。“兰兰，大大他们俩人年纪大了，以后我们的日子怎么个过法？”小洪突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兰兰既感到惊奇又感到自己有了依靠。可是她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她低着头，脸慢慢地有些发烧。她说了一声：“我不知道。”一骨碌（24）跳起来跑了，她跑得那样轻快，小洪追到家门口，还是没有追上。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又两个年头过去了。

芦三家也是个孽障人家，生活特别困难。这一年芦三从县城里回来说，给小洪在城里的豆腐房里找了一个活儿，头一年没有工钱，第二年还要看手艺学的怎么样。

小洪要离开家了。芦三老两口说这说那，叫小洪如何伺候老板，如何与伙计们相处等等。

兰兰偷偷地不知哭了几场，她连夜赶着做了一双单鞋给小洪。临走那天，兰兰送小洪好几里路。

“兰兰你放心吧，我一定回来看你。”兰兰没有说话，她点了点头。

小洪越走越远，身子被树林遮住了，兰兰就跑上山岗，频频地挥着手。

（五）

豆腐房里的老板是个大肚皮，一脸黑麻子。他姓金，人们当面称他金掌柜，背地里叫他“金麻子”。有腰杆子比他硬的，当面叫他“金麻子”，他也会答应。

小洪每天担廿多担水，给“金麻子”端尿盆，干着两不见

日的活儿。有一次小洪到草房里揽草，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为这事“金麻子”打了他一顿，说他是故意磨洋工。

“回家吗？不行！回去后生活没有办法，还不如死了好！可是死了，兰兰又怎么办？仇由谁报呢？”这样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在小洪的脑子里出现过。

“洪娃你给我把地扫掉。”老板娘吩咐着。这是“金麻子”的三老婆。因为她是衙门里班头的妹子，“金麻子”怕她三分，因此，对三老婆的举动，也就睁一个眼睛，闭一个眼睛。

小洪扫完了地，她又叫他做这做那，还特意露出自己的大腿，披一件绸衬衣，故意给小洪看。

“洪娃，你身体这么结实，个头也一天天大了，阿么把身子不洗干净？”三老婆闲说着，一面打开了窗户继续说，“你以后每天早上来给我扫地，晚上也可以来做点活儿。”

“那担水的事？”小洪有点为难，反问了一句。

“我给掌柜的说一下，早晚你可以不担水，好不好？”

门外咳嗽了一声，“金麻子”进来了。这咳声好像有规律一样，“金麻子”到三老婆门上非要来一声不可。“真是说神，鬼就到。”三老婆对“金麻子”说道，“以后每天早、晚叫洪娃来给我扫扫地，烧烧火。”

“金麻子”哼了一声，瞟了小洪一眼。

工友中有一个张老头，人们叫他张师傅，他对小洪很好。每到节日叫小洪到他家，常讲一些诸葛亮借东风，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给小洪听。

有一次，小洪听得入了神，对张师傅说：“我要是孙悟

空，念诀，念咒，将土块变成金子，分给穷人，叫那些坏人全部死光，多好。”

“哈哈，说的好痛快，来，吃上一个馒头。”张师傅说着，将一个馒头放在小洪手里。

小洪将三老婆对他怎样要好的话告诉了张师傅，张师傅听了以后说：“这个臭婆娘，小洪，你不要上她的当，他妈的，真是个狐狸精。”

张师傅的告戒，引起了小洪的注意。

有一次，小洪早上去扫地，三老婆还没有起来，她在被窝里打了一个懒展⁽²⁵⁾，揭开被子，露出胸脯，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奶头。

“朶洪儿，你过来。”她说，“你看一看我奶头上出来了个啥，痛得很。”

小洪作了作样子说：“没有啥，三奶奶……”

“你不要叫我奶奶，奶奶的，只叫嫂嫂好了。”她撒娇似的说着。又问小洪：

“朶洪儿，你每天到我屋子里来，你看我对你怎么样？”

“三奶奶……”小洪还没说完，三老婆接着说：“我说你不要叫我奶奶，好不好？”

“好，三嫂嫂对我很好。”小洪对“很好”两个字压得很重。

“那么你到我屋里，见了啥没有？”

“没有见啥呗，是不是丢了啥东西？”小洪这样答着话。这使三老婆有些冒火，她说：“你真是一个木头人，是个大傻瓜，世上哪有肉到了嘴边还不吃的猫吗？”她说着掀开了被子，身子露出的更多了。

小洪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于是他说：“再过几天我就会变

成火。”

她接着说：“对，年轻人应该有火，那么这两天你是否有病？”

小洪来了个顺水推舟：“不是这两天，我从小就有病。”

“啥病？”

“这个不好说。”

“我是你嫂嫂，有啥不好说的，你说了倒会使我解除心里的疙瘩。”

“正如嫂嫂所说的，世界上没有肉到了嘴边不吃的猫，正是这样，我小时不懂事，搂了一只黑猫睡觉，它把我的下身（26）咬坏了。”

“啊，原来是这样！”她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下去了。

这两天细雨连绵，小洪担水的次数多，可是这比那婆娘屋里倒好。他把水刚担进豆腐房里，“金麻子”叫他，那声音好像狼嚎一样，原来“金麻子”又喝醉了酒，他在院子里打滚。

“‘金麻子’成了金母猪。”小洪低声说着。

一只恶狗跑到“金麻子”身边，舔着吐下的东西，舔着“金麻子”的脸，“金麻子”用手摸着狗头，嘴里不住地叫着：“老兄，你真够朋友。”“老兄，再来一杯。”第二天“金麻子”酒醒以后，大发雷霆，说伙计们整了他，他决定不要小洪在豆腐房干活。

小洪感到非常空虚、寂寞、无聊。他感到在城里，人与人之间只有钱的关系。“金麻子”的话他没有忘记：“有钱能使鬼推磨。”

他在街上徘徊着。偶尔望了一下“陈兴至”商号，马上，商号的伙计点头招呼，他们以为小洪要买什么东西，当他们看到小洪连头也没有抬，走过去时，一个伙计把算盘摇了两下，